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一三九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9 787533 305802 >

zcai/op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一三九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0.87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一三九冊目次

經部·春秋類

春秋詳說五十六卷(三)

〔清〕冉觀祖撰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光緒七年大梁書局刻五經詳說本

.....一

左傳評十卷

〔清〕王源評訂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居業堂刻本

.....一六四

公羊傳不分卷穀梁傳不分卷

〔清〕王源評訂
大連市圖書館藏清康熙五十五年刻本

.....三七四

春秋鈔十卷首一卷

〔清〕朱軾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乾隆間刻朱文端公藏書本

.....四四七

春秋比事目錄四卷

〔清〕方苞撰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嘉慶間刻抗希堂十六種本

.....五六五

春秋詳說五十六卷(三)

〔清〕冉觀祖撰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光緒七年大梁書局

刻五經詳說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春秋詳說

無卷數》提要

春秋詳說卷五十

昭公

二十五年

春叔孫姑如宋姑公穀作舍

左傳春叔孫姑聘于宋桐門右師見之語卑宋大夫而賤司城氏昭子告其人曰右師其亡乎君子貴其身而後能及人是以有禮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賤其宗是賤其身也能有禮乎無禮必亡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昭子賦車轄明日宴飲酒樂宋公使昭子右坐語相泣也樂

春秋詳說

卷五十一

昭公二十五年

牟陽冉觀祖撰

祁佐退而告人口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季公若之姊爲小邾夫人生宋元夫人生子以妻季平子昭子如宋聘且逆之公若從謂曹氏勿與魯將逐之曹氏告公公告樂祁樂祁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國君是以鎮撫其民詩曰人之云亡心之憂矣魯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靖以待命猶可動必憂

汪氏曰季孫行父之如陳公孫茲之如牟嬰齊之如

苗皆因聘而娶託公命以濟其私然皆自逆其妻也
今意如遣公室之正卿爲已逆婦專恣甚矣昔也討
私邑使公室之卿圍之今也娶已妻使公室之卿逆
之則名雖爲臣而實行魯君之事尙何待昭公孫齊
而後專魯哉

按叔孫之執於晉季氏因范鞅之聘而害之也茲爲
季氏逆婦迫於勢不能違耳

夏叔詣會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
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請公穀作倪大心公作世心

左傳夏會于黃父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

春秋詳說

卷五十

昭公二十五年

二

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子大叔見趙簡子簡子問
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
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
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
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爲五味發爲五色章爲
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爲禮以奉之爲六畜五
牲三犧以奉五味爲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爲九歌
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爲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爲夫
婦外內以經二物爲父子兄弟姊妹舅昏媾姻亞以
象天明爲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爲刑罰威獄使民

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爲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

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於六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
六志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鬪喜生於
好怒生於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
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
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
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尙
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夫大不亦宜乎
簡子曰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宋樂大心曰我不輸粟
我於周爲客若之何使客晉士伯曰自踐土以來宋何

春秋詳說

卷五十

昭公二十五年

三

役之不會而何盟之不同曰同恤王室子焉得避之子
奉君命以會大事而宋背盟無乃不可乎右師不敢對
受牒而退士伯告簡子曰宋右師必亡奉君命以使用
欲背盟以干盟主無不祥大焉

胡傳按左氏鄭子太叔如晉范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
王室之不寧大國之憂晉之恥也吾子其早圖之獻子
懼乃徵會於諸侯會于黃父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
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將納王夫以王猛之無寵單旗
劉盭之屢敗敬王初立子朝之眾召伯奭南宮嚚甘桓
公之黨疑若多助之在朝也然會于黃父凡十國而諸

侯之大夫無異議焉是知邪不勝正久矣猶有寵愛庶孽配適奪正至於滅亡而不寤者不知幽王晉獻之父亦何足效哉然則黃父之會王事也而無美辭何也王室不靖亦惟友邦冢君克修厥職以綏定王都非異人任亦何美之有免於譏貶足矣此春秋以正待人之體也後世以濫賞報臣子所當爲之事爲臣子者亦受而不辭失此義矣

張氏曰黃父卽黑壤晉地

高氏曰自二十二年景王崩王室亂天王播越諸侯皆莫奔救四年之後晉始爲此會而諸侯不至但合

春秋詳說

卷五十

昭公二十五年

四

諸大夫以謀之曰明年將納王夫王室之急如此豈可坐待明年哉有伯者作如齊桓公盟首止以定王世子鄭晉文公誅叔帶以逆襄王豈不美哉桓文不作猛朝相競王室世臣不能明先王一定之制順非而廢適使頃公而爲桓文果至是乎是以聖人傷王室之亂而又於此著諸侯之無伯也

汪氏曰晉頃承世伯之業昏庸怠惰略弗克振在位四年僅能兩合大夫而黃父之謀納王既不躬帥三軍以造於京師又待來年遣大夫將兵俟王室之將定而竊其功至於扈之役欲納昭公於魯而蔽於權

臣反卻宋衛之請蓋是時晉之政權全在六卿頃若贅旒而已尙奚責哉

按此會謀王室最是有關繫事范鞅屈於太叔之言與韓起共謀而徵會非其本心故怠緩從事而踰年乃定也

有鸛鵒來巢

鸛鵒作鸛

左傳書所無也師己曰異哉吾聞文武之世童謠有之曰鸛之鵒之公出辱之鸛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鸛鵒踈踈公在乾侯徵褰與襦鸛鵒之巢遠哉遙遙稠父喪勞宋父以驕鸛鵒鸛鵒往歌來哭童謠有是今鸛

春秋詳說

卷五十

昭公二十五年

五

鵒來巢其將及乎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禽也宜穴又巢也

穀梁傳一有一亡曰有來者來中國也鸛鵒穴者而曰巢或曰增之也

胡傳傳曰鸛鵒不踰濟濟水東北會於汶魯在汶南其所無也故書曰有巢者去穴而巢陰居陽位臣逐君象也鸛鵒宜穴處於下而巢居於上季孫宜臣順於家而主祭於國反常爲異之兆能以德消則無其應矣或曰此公子宋有國之祥也

大全注顏師古曰公羊云惠狄禽今之鸛鶴中國皆有但不踰濟水耳故左氏以爲魯所常無異而書之汪氏曰劉歆云羽蟲之孽其色黑乃視不明聽不聰之罰蓋人反德爲亂物反常爲妖天地之氣以類相應謹告人君甚微而著高宗有雉雉之異謀於忠賢修德正事能禳其災宋有雀生鵲康王用兵暴虐射天咎地尋至殞滅今昭公昏庸視天戒而不知省奔於陽州尚誰對哉

張氏曰邵子曰天下將治則天地之氣自北而南天下將亂則天地之氣自南而北禽鳥之類得氣之先

春秋詳說

卷五十

昭公二十五年

六

者也鸛鶴不踰濟而至魯豈非氣自南而北之驗哉當此之先楚雖爲中國患而齊晉猶足以抑之自此之後晉伯不競吳楚越皆以南夷迭主夏盟諸侯斂社事之馴至大亂則知鸛鶴來巢之祥不特昭公出奔之兆而已

按童謠有昭公定公名恐事出附會然春秋書鸛鶴來巢自有意謂昭公出亡之徵可也鸛鶴俗名八哥中州有之魯本無便足爲異謂穴處未必然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又雩

左傳秋書再雩旱甚也

公羊傳又雩者何又雩者非雩也聚眾以逐季氏也穀梁傳季者有中之辭也又有繼之辭也

胡傳左氏以再雩爲旱甚聖人書此者以志禦災之非道而區區於禱祠之末也昭公之時雨雹地震四見於經旱乾爲虐相繼而起有鸛鶴來巢異之甚也季辛又雩災之甚也考諸列位則國有人焉觀諸天時則猶有眷顧之心未終棄也若反身修德信用忠賢災異之來必可禦矣昔高宗彤日雉升鼎耳異亦甚矣聽於祖已克正厥事故能嘉靖殷邦享國長久宣王之時旱魃蘊隆災亦甚矣側身修行過災而懼故能興衰撥亂王化

春秋詳說

卷五十

昭公二十五年

七

復行此皆以人勝天以德消變之驗也昭公至是猶不知畏罔克自省而求於禱祠之末將能勝乎故特書此以爲後世鑒

廬陵李氏曰春秋書一歲而二雩一月而再雩皆黷祀也

啖氏曰公羊云聚徒以攻季氏按雩但禮官與女巫而已何足以攻季氏乎

劉氏曰若七月聚眾則何至九月公乃出奔乎

按書再雩以譏黷祀何與逐季氏事公羊牽合無謂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己亥穀作乙亥陽公作揚

左傳初季公鳥娶妻於齊鮑文子生申公鳥死季公亥與公思展與公鳥之臣申夜姑相其室及季妯與饗人檀通而懼乃使其妾扶已以示秦遄之妻曰公若欲使余余不可而扶余又訴於公甫曰展與夜姑將要余秦姬以告公之公之與公甫告平子平子拘展於卞而執夜姑將殺之公若泣而哀之曰殺是是殺余也將爲之請平子使豎勿內日中不得請有司逆命公之使速殺之故公若怨平子季郕之雞鬪季氏介其雞郕氏爲之金距平子怒益宮於郕氏且讓之故郕昭伯亦怨平子臧昭伯之從弟會爲讒於臧氏而逃於季氏臧氏執旃

不獲死乃館於公叔孫昭子如闕公居於長府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於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爲之徒者眾矣日入隱作弗可知也眾怒不可蓄也蓄而弗治將蕞蕞民將生心生心同求將合君必悔之弗聽郕孫曰必殺之公使郕孫逆孟懿子叔孫氏之司馬黶戾言於其眾曰若之何莫對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黶戾曰然則救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釋甲執冰而踞遂逐之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告孟氏執郕昭伯殺之于南門之西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僞劫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公曰余不忍也與臧孫如墓謀遂行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杜注陽州齊魯竟上邑未敢直前故次于竟

穀梁傳孫之爲言猶孫也諱奔也次止也

胡傳內出奔稱孫隱也次于陽州待齊命也昭公欲伐季氏子家子曰季氏得民久君無多辱公不從意如登

意而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於費弗許請以五
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
取食焉爲之徒者眾矣日入隱作弗可知也弗聽叔孫
氏之司馬陷西北隅以入孟氏殺郕昭伯遂伐公徒公
與厥孫如墓謀遂行以君伐臣曷爲不勝魯自東門遂
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政祿去公室政在季氏於此
君也四公矣作三軍盡征其一舍中軍兼有其二民賦
入於其家半矣受命救亡也遂入鄆帥師取卞也不以
聞軍政在其手專矣行父片言而東門氏逐南蒯一勳
而公子愁奔魯之羣臣亦無敢忠於公室而獻謀者所

春秋詳說

卷五十

昭公二十五年

十一

謂屯難之時也在易屯之六五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
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昭公不明乎消息盈虛之理
正身率德擇任忠賢待時馴致不忍一朝之忿求逞其
私欲而以羣小謀之其及也宜矣

家氏曰季氏逐君而以自孫自次爲文者譏公有以
自取也

陳氏曰公行書次自莊以來未之有也於是再見以
昭公之失國不可不詳其所如往也

汪氏曰秦之趙高專政權者二世廢置其君在其掌
握而子嬰庸弱尙能討之而夷其三族昭公君千乘

之國二十有五年討一季氏不克而出奔者何哉卽
位雖久而民不見德則無德也以叔孫舍子家駒之
賢而不能專任以聽其言則無人也厥孫及子家子
皆以爲不可不能修政蓄備而遽信羣小之言以圖
之則無謀也公徒釋甲執冰而踞莫有鬪心則無兵
也四者無一焉而奮然怒螳螂之臂以當車轍其不
爲曹髦之刃出於背者幸而免爾使昭公果能修德
用賢俟其信孚於人而援之者眾然後審謀治兵一
舉而戮巨姦其誰曰不濟乃恬然不爲而終於亡亦
何足取哉

春秋詳說

卷五十

昭公二十五年

十二

按書公孫公次罪公之輕舉致敗也季氏逐君之罪
言外自見 季氏被伐叔孟二家相救而從公者皆
無權力之人豈其有濟 事敗於叔孫家臣譏戾使
叔孫姑若在必無此事

齊侯唁公于野井

左傳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井齊侯曰是寡
人之罪也使有司待于平陰爲近故也書曰公孫于齊
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禮也將求於人則先下之
禮之善物也齊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以待君命
寡人將帥敝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

也公喜子家子曰天祿不再天若胙君不過周公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爲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臧昭伯率從者將盟載書曰戮力壹心好惡同之信罪之有無繾綣從公無通外內以公命示子家子子家子曰如此吾不可以盟羈也不佞不能與二三子同心而以爲皆有罪或欲通外內且欲去君二三子好亡而惡定焉可同也陷君於難罪孰大焉通外內而去君君將速入弗通何爲而何守焉乃不與盟公羊傳唁公者何昭公將弒季氏告子家駒曰季氏爲無道僭於公室久矣吾欲弒之何如子家駒曰諸侯僭

春秋詳說

卷五十

昭公二十五年

三

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且夫牛馬維婁委已者也而柔焉季氏得民眾久矣君無多辱焉昭公不從其言終弒而敗焉走之齊齊侯唁公于野井曰奈何君去魯國之社稷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再拜顙慶子家駒曰慶子免君於大難矣子家駒曰臣不佞陷君於大難君不忍加之以鈇鎖賜之以死再拜顙高子執簞食與四脰脯國子執壺漿曰吾寡君聞君在外餒饗未就敢致糗于從者昭公曰君不忘吾先君延及

喪人錫之以大禮再拜稽首以衽受高子曰有夫不祥君無所辱大禮昭公蓋祭而不嘗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以請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敢辱大禮敢辭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固以請昭公曰以吾宗廟之在魯也有先君之服未之能以服有先君之器未之能以出敢固辭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請以饗乎從者昭公曰喪人其何稱景公曰孰君而無稱昭公於是噉然而哭

春秋詳說

卷五十

昭公二十五年

三

諸大夫皆哭既哭以人爲菑以幣爲席以鞍爲几以遇禮相見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穀梁傳弔失國曰唁唁公不得入於魯也胡傳唁者弔也生事曰唁死事曰弔齊侯唁公于野井以遇禮相見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然則何以失國而不反乎禮有本末正身治人禮之本也威儀文辭禮之末也昭公喪齊歸無感容而不顧要孟子爲夫人而不命政令在家而不能取有子家子之賢而不能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能有國乎雖齊侯來唁其禮與辭是矣而方伯連帥之職則未修也又豈所以爲禮哉其

言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將帥敝賦以從而子家子曰失魯而以千社爲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書曰唁公亦明其無納公之實議之也

高氏曰凡唁皆造其所居其曰于野井者齊侯將唁公公自陽州逆之蓋爲恭也

汪氏曰遇者草次之禮若道路偶相邂逅齊景以昭公失國故簡其禮不以會禮相見公孫子齊求齊之援也次于陽州俟齊之命也齊侯唁公子于野井以唁爲名拒公之適己也昭公微弱季氏盛強迫脅而出欲求救拯以齊大國之力伐季氏至易也爲君而

春秋詳說

卷五十

昭公二十五年

十四

伐臣至順也行至易以成至順速若發蒙惜乎齊景不知爲此野井之唁豈弔失國之禮乎拒公而已孫氏曰唁慰安之辭齊大國也不能討意如於魯國徒能唁昭公於野井此齊侯之惡亦可見矣野井齊地

廬陵李氏曰經書唁者三皆所以罪齊晉忘大義而崇微禮也

按昭公從子家之言早如晉晉尙顧大體或有可望齊侯徒唁何益哉汪氏拒公適己亦近是

冬十月戊辰叔孫婁卒

婁公蒙作舍

左傳昭子自闕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子齊與公言子家子命適公館者執之公與昭子言於幄內曰將安眾而納公公徒將殺昭子伏諸道左師展告公公使昭子自鑄歸平子有異志冬十月辛酉昭子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公徒執之

汪氏曰舍子不敢嗣爲大夫是爲叔孫成子家氏曰繼公孫而書舍卒言舍之爲公死也

春秋詳說

卷五十

昭公二十五年

五

王氏曰春秋賢臣憂國而祈死者二晉范文子以厲公無道慮國難之將作魯叔孫舍以昭公失國憤意如之見欺皆愛君憂國之至因禱以自裁也是時昭公在外特書日以卒之所以錄君臣之恩表其節爲後世勸

廬陵李氏曰劉子曰婁不忍自同於季氏而謀納公正也不忍見欺於季氏而反自殺忠也然顏子曰子在回何敢死昭公在外婁可以無死此春秋所由不以死褒婁也婁之死雖不可以當褒而其忠也不可忘矣故於其至自晉而褒之傳曰苟志於仁矣無惡

也此之謂也胡氏主此說夫昭公之禍原於叔孫氏之司馬昭子既歸倘正禮展之罪而誅之亦庶足以剪季氏之羽翼而徐爲之圖今乃付之無可奈何之命不及甯俞遠矣此意林所爲不滿也然祈死之說本不可信此年春昭子在宋與元公對語而泣樂祁已知其魂魄去矣何待於祈哉

按叔孫舍祈死之事見其不自安而求死志有可取畢竟以疾終豈以祈之遂死哉 李氏正禮展之罪極有理昭子但付之無可如何於道亦未盡使昭子不死尚有挽回未可知也

春秋詳說

卷五十

昭公二十五年

十六

附錄左傳壬申尹文公涉于鞏焚東訾弗克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左傳十一月宋元公將爲公故如晉夢太子樂即位於廟己與平公服而相之旦召六卿公曰寡人不佞不能事父兄以爲二三子憂寡人之罪也若以羣子之靈獲保首領以歿唯是楸枘所以藉幹者請無及先君仲幾對曰君若以社稷之故私降昵宴羣臣弗敢知若夫宋國之法死生之度先君有命矣羣臣以死守之弗敢失隊臣之失職常刑不赦臣不忍其死君命祇辱宋公遂行己亥卒于曲棘

杜注曲棘宋地陳留外黃縣城中有曲棘里

公羊傳曲棘者何宋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夏內也

穀梁傳邢公也

范注邢當爲訪訪謀也言宋公所以卒于曲棘者欲謀納公

胡傳按左氏宋元公爲公故如晉卒于曲棘曲棘宋地也宋元之夫人曹氏生子妻意如或謂曹氏勿與魯將逐之曹氏告元公公告樂祁祁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魯君失民久矣然則宋

春秋詳說

卷五十

昭公二十五年

十七

元意如之外舅也不此之顧而求欲納公是以正倫恤患爲心而不匿其私親之惡者也其賢於當時諸侯遠矣故雖卒于封內而特書其地以別之也

劉氏曰諸侯有方伯連帥分災救患扶傾濟弱誅叛討亂王政之所急仁義之本也諸侯卒其竟內猶大夫之卒其家未有言其地者而佐卒獨見以其有親附鄰國憂諸侯之心也

家氏曰齊晉二大國坐視季氏逐君恬不加省而宋元特爲此行將以其前日逐華向者而討魯之強家非能視天下之惡猶己之惡豈能及此春秋書其卒

于行錄之也

按內而叔孫昭子外而宋元公皆爲昭公援者而皆死昭公之不幸也事雖無成而賢不可掩故書其地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左傳十二月庚辰齊侯圍鄆

公羊傳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爲公取之也

穀梁傳取易辭也內不言取以其爲公取之故易言之也

胡傳鄆魯邑也直書齊侯取之何也齊不自取而爲公取鄆使居之也昭公出奔經書次于陽州見公於魯未

春秋詳說

卷五十

昭公二十五年

七

絕而季氏逐君爲不臣及書齊侯取鄆則見公已絕於魯而逐於季氏爲不君君者有其土地人民以奉宗廟之典籍者也己不能有而他人是保則不君矣春秋之義欲爲君盡君道爲臣盡臣道各守其職而不渝也昭公失君道季氏爲亂臣各渝其職而不守矣其爲後世戒深切著明矣

大全注汪氏曰經書諸侯失國出奔皆不言次獨昭公之孫特言次于陽州是昭公雖爲季氏所逐而未見絕於國人故次止於齊魯之境而謀復國也 晉平公使魏舒逆衛獻公使衛與之夷儀則書衛侯入

于夷儀不言晉取夷儀也齊高偃納北燕伯于陽亦

不言齊取陽也今書齊侯取鄆于公至自齊居于鄆之上則是國內之人皆叛無有愛念之者非假鄰國之力以取邑則鄆人不受命而無所於居矣

呂氏曰齊侯不能討季氏以正君臣大義而獨取鄆以處公其無意於善而忽遠略可知也

陳氏曰外取邑不書雖取諸我不書取鄆以居公則何以書病齊侯也

家氏曰是時晉政已衰伯權未有所屬齊景有志修桓公之業當請命天王號召與國納昭公於魯戮意

春秋詳說

卷五十

昭公二十五年

九

如以示天下而伯政舉矣乃以取鄆爲首務姑塞己責勇於義者不爾或謂嘉其取鄆故爵之此目其人以貶之爾奚其爵
廬陵李氏曰胡氏之說本程氏呂氏以爲譏齊侯之忽遠略者亦得之謝氏曰唁之矣而不能爲之討賊居之矣而不能爲之復國齊侯之罪也然書齊侯則異乎濟西謹闡之取書人矣故意林以爲齊侯有修伯討不登叛人之意
按此見齊侯援昭公之不力家氏之說得之胡傳見公已絕於魯意稍達

附錄左傳初臧昭伯如晉臧會竊其寶龜僂句以卜爲信與僭僭吉臧氏老將如晉問會請往昭伯問家故盡對及內子與母弟叔孫則不對再三問不對歸及郊會逆問又如初至次於外而察之皆無之執而戮之逸奔邠邠魴假使爲賈正焉計於季氏臧氏使五人以戈楯伏諸桐汝之間會出逐之反奔執諸季氏中門之外平子怒曰何故以兵入吾門拘臧氏老季臧有惡及昭伯從公平子立臧會會曰僂句不余欺也 楚子使遺射城州屈復茹人焉城丘皇遷訾人焉使熊相祿郭巢李然郭卷子大叔聞之曰楚王將死矣使民不安其土民

春秋詳說

卷五十

昭公二十五年

三

必憂憂將及王弗能久矣

二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左傳葬宋元公如先君禮也

汪氏曰昭公在外而魯於宋晉鄭曹滕薛每遣使會葬不廢喪紀則意如之專魯與君無異矣

附錄左傳春王正月庚申齊侯取鄆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左傳三月公至自齊處于鄆言魯地也

杜注入魯境故書至猶在外故書地

穀梁傳公次于陽州其曰至自齊何以齊侯之見公可以言至自齊也居于鄆者公在外也至自齊道義不外公也

范注至自齊者臣子喜君父得反致宗廟之辭今君雖在外猶以在國之禮錄是崇君之道

胡傳居者有其土地人民之稱也昭公失國出奔而居于鄆者存一國之防也襄王已出而稱居于鄭敬王未入而稱居于狄泉者存天下之防也天子之於天下率土之濱莫非其臣非諸侯所敢擅也諸侯之於封國四境之內莫非其土非大夫所得專也故諸侯避舍以

春秋詳說

卷五十

昭公二十六年

三

待巡守而大夫專邑是謂叛君曰居于鄆其爲防也至矣

王氏曰公自野井來居于鄆初未及齊國都而曰至自齊者野井齊地故也 居猶處也處已所有之地也衛侯出居于襄牛楚子入居于申皆在國也此已失國而書居使之如未失國然若曰魯地非意如之所得有也鄭伯突失國而取櫟以居之衛侯衍失國而取夷儀以居之皆書曰入此不言入而言居者內辭也爲尊者諱爲親者諱使若適他國而反居於是也

啖氏曰王者至尊雖在外皆曰居諸侯奔在境內亦曰居皆言猶居其地但不得其所耳

高郵孫氏曰凡公行反而告廟則書至在外雖不告而書至所以存公也

家氏曰居于鄆志公之失位也失位矣而猶書至書居所以存魯君而抑亂賊也自是每歲書至書居凡五見焉及鄆潰乃書公在乾侯亦所以存公而繫魯國臣民之望也鄆魯境故書居乾侯晉地故書在臨川吳氏曰曰居雖非所宜居然猶吾土也曰在者非吾土矣

春秋詳說

卷五十一

昭公二十六年

三

按猶言自齊地還處于鄆耳重在居于鄆上

夏公圍成

左傳夏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以幣錦二兩縛一如瑱適齊師謂子猶之人高齋能貨子猶爲高氏後粟五千庾高齋以錦示子猶子猶欲之齋曰魯人買之百兩一布以道之不通先入幣財子猶受之言於齊侯曰羣臣不盡力于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然據有異焉宋元公爲魯君如晉卒于曲棘叔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耶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君若待于曲棘使羣臣從魯君以卜焉若可師

春秋詳說

卷五十

昭公二十六年

三

有濟也君而繼之茲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辱焉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成大夫公孫朝謂平子曰有都以衛國也請我受師許之請納質弗許曰信女足矣告於齊師曰孟氏魯之敝室也用成已甚弗能忍也請息肩于齊齊師圍成成人伐齊師之飲馬于淄者曰將以厭眾魯成備而後告曰不勝眾師及齊師戰於炊鼻齊子淵捷從洩聲子射之中楯瓦繇胸汰轉七入者三寸聲子射其馬斬鞅殖改駕人以爲礮戾也而助之子車曰齊人也將擊子車子車射之殪其御曰又之子車曰眾可懼也而不可怒也子囊帶從野洩叱之洩曰軍無私怒報乃私也將亢子又叱之亦叱之冉豎射陳武子中手失弓而罵以告平子曰有君子白晢鬢鬚眉甚口平子曰必子彊也無乃亢諸對曰謂之君子何敢亢之林雍羞爲顏鳴右下苑何忌取其耳顏鳴去之苑子之御曰視下顧苑子刺林雍斷其足鑿而乘於他車以歸顏鳴三人齊師呼曰林雍乘

穀梁傳非國不言圍所以言圍者以大公也

胡傳成者孟氏之邑左氏曰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適齊貨梁丘據據受之言於齊侯曰羣臣不盡力於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據有異焉宋元公爲魯君如

晉卒於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邪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若使羣臣從魯君以卜師有濟也而繼焉茲無敵矣齊侯從之使公子組帥師從公圍成不書齊師者景公怵於邪說爲義不終故微之也書公圍成則季氏之不臣昭公之不君齊侯之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其罪咸具矣

孫氏曰公圍成書者見國內皆叛也

陳氏曰齊侯將納公以梁丘據一言而止鄆陵之盟將以合諸侯云爾而徒曰納公三年而無成則是取鄆而已矣故取鄆則書齊圍成則書公

春秋詳說

卷五十

昭公二十六年

五

王氏箋義曰齊侯謀納公若齊侯自行當書曰公及齊侯圍成善伐叛也反惑幸臣之說使公子組帥師圍成公失國之君無師眾亦當書曰公以齊師圍成今直書曰公圍成惡齊受季氏之賂雖得其師不足以也

汪氏曰書取鄆圍成以見意如據有魯國之士有制魯國之民而使昭公不得入國也取鄆不書公而圍成不言取又以見昭公無德於國無恩於民而魯人皆不附也既不書公以齊師圍成又不言公及齊師圍成圍成不服而昭公終居于鄆則齊景救患之功

不足乎揚而昭公之主齊失所因矣春秋凡公出在境內而返不書至定公在國而致圍成者所以著公之危弱攻私臣如敵國也昭公已去國而不致圍成者所以存公如公之在國也然昭公既孫自他國而返必書至惟自圍成而復居于鄆則不言至亦以示內外之別也或謂昭公當討意如不當急近利而圍孟氏之成夫當是時舉魯國之民皆聽順於季氏成近於齊故能圍之猶不能取况能入境而討季氏耶劉氏曰穀梁云言圍大公也非也公失國而圍成此小之甚者不可謂大

春秋詳說

卷五十

昭公二十六年

五

按左傳敘事見成人之惟知季氏而不知有公蓋昭公之失民久矣宜其圍成而不克也季氏親禦齊師是即與昭公爲敵矣但昭公未在師中君臣非親對壘耳季氏自知齊師之爲昭公來也叔孫氏之殺戾孟孫氏之公孫朝皆爲季氏役固見其黨惡亦見二家之素畏服於季氏孔門冉姓有五賢此冉豎或其族

附錄左傳四月單子如晉告急五月戊午劉人敗王城之師于尸氏戊辰王城人劉人戰于施谷劉師敗績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紀伯盟于鄆陵